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朱自清散文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178299

10位ISBN编号：7535178294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金波 湖北教育出版社 (2012-08出版)

作者：金波

页数：19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前言

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：“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，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，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。

”自“语文新课标”修订以来，不少教师、家长和学生更加重视阅读教学。

许多有条件的学校自发地开设了阅读课，利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、经典的文学名著和传统的文化资源，向学生推介了大量的优秀图书。

教师在阅读教学中，发挥了引导作用，帮助学生“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巧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组织开发了这套“大阅读·教育部语文新课标·N+1分级阅读丛书”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。

通过这套“丛书”的阅读教育，会培养起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，促进主流阅读趋势的形成，使学生在知识和技能、过程和方法、情感态度、价值观等多方面有一定的收获。

在中国人眼中，读书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。

阅读使人远离贫乏、平庸，使人博学、睿智，使历史和时间延续，使优秀品德永远传承。

阅读是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读书，是对心灵的净化和捍卫，特别是身处一个愈加繁华浮躁、快餐文化盛行的年代，我们更需要静心阅读。

虽然网络让我们更便捷地获得知识和信息，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抛弃文本阅读。

因为读书能带来身心的愉悦。

首先，经典名著阅读是需要引导的。

而“大阅读·教育部语文新课标·N+1分级阅读丛书”是一套全新的阅读书系，它采用分级阅读方法，由优秀教师全程解读指导，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说名著经典，使学生提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，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。

其次，这套丛书根据不同年级段学生的心理特点、审美特点和阅读习惯，设置各具特色的版块和栏目，充分体现出文字与插图兼美，知识与趣味并重的特征。

作为一套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读物，这套丛书的优点与特色，充分地体现了编者对当下学生阅读的重视与了解。

古人讲：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还是读书滋味长。

”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套从小学到高中非常齐全的课外阅读点评书系，这套书共计一百六十余本，分世界文学名著类、中国传统文化类、中国现代文学类、中国红色经典类、国学类、科普益智类六大类，可谓古今中外，皆浓缩于尺牍，千山万水，尽了然而于卷帙。

阅读这套课外读物，犹如享受美酒佳酿，回味无穷。

于其中，我们可穿梭时空，遨游天下，领略极致风景，沐浴智者思想的惠泽；可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皓月执卷，尽抒豪情。

那种流淌情感，洋溢智慧的生命是我们最乐于向往的，虽然我们无法丈量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，而一本让人受益的好书，无疑是一次生命的拓展……这套“丛书”的编选，得到了一线名师的全程指导，每本书都采用分级阅读的方法，层层深入，扫清阅读障碍，培养起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，是一套属于学生自己的经典名著阅读点评书系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内容概要

《朱自清散文》收录了朱自清的散文作品，朱自清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。

《朱自清散文》精选最能代表朱自清艺术水平的散文和诗歌百余篇，其中《匆匆》、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春》等名篇，更是让我们记忆深刻。

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，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，笔致简约，亲切，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。

他的作品风格素朴缜密，清隽沉郁，以语言洗练、文笔秀丽著称。

本书是对其优秀散文的结集，以飨读者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书籍目录

背影(精读)匆匆(精读)荷塘月色(精读)春(精读)冬天(精读)歌声(精读)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(精读)温州的踪迹(精读) — 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 二 绿 三 白水滌 四 生命的价格——七毛钱生命航船中的文明(精读)女人白种人——上帝的骄子!(精读)阿河哀韦杰三君飘零白采一封信《梅花》后记怀魏握青君儿女旅行杂记说梦海行杂记扬州的夏日 看花(精读)我所见的叶圣陶给亡妇你我说扬州南京潭柘寺戒坛寺(精读)《忆》跋欧游杂记 威尼斯(精读) 罗马 瑞士 荷兰 柏林 莱茵河 巴黎伦敦杂记 三家书店 公园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章节摘录

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

是一“小洋锅”（铝锅）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

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

锅在“洋炉子”（煤油不打气炉）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，越显出豆腐的白。

这是晚上，屋子老了，虽点着“洋灯”，也还是阴暗。

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。

“洋炉子”太高了，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

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，但炉子实在太高了，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

这并不是吃饭，只是玩儿。

父亲说晚上冷，吃了大家暖和些。

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；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，等着那热气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

又是冬天，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。

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，S君刚到杭州教书，事先来信说：“我们要游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”

那晚月色真好；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。

本来前一晚是“月当头”；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罢。

那时九点多了，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。

有点风，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；当间那一溜儿反光，像新研的银子。

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。

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。

S君口占两句诗道：“数星灯火认渔村，淡墨轻描远黛痕。”

我们都不大说话，只有均匀的桨声。

我渐渐地快睡着了。

P君“喂”了一下，才抬起眼皮，看见他在微笑。

船夫问要不要上净慈寺去，是阿弥陀佛生日，那边蛮热闹的。

到了寺里，殿上灯烛辉煌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，好像醒了一场梦。

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S君还常常通着信，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，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，以后便没有消息。

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，一家四口子。

台州是个山城，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。

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。

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，晚上一片漆黑。

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，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，但那是少极了。

我们住在山脚下。

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，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

夏末到那里，春初便走，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；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

我们住在楼上，书房临着大路，路上有人说话，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

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，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，想不到就在窗外。

我们是外路人，除上学校去之外，常只在家里坐着。

妻也惯了那寂寞，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。

外边虽老是冬天，家里却老是春天。

有一回我上街去，回来的时候，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，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，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对着我。

似乎台州空空的，只有我们四人；天地空空的，也只有我们四人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那时是民国十年，妻刚从家里出来，满自在。
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，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。

P12-13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后记

我在第三篇讲《二十四孝》的开头，说北京恐吓小孩的“马虎子”应作“麻胡子”，是指麻叔谋，而且以他为胡人。

现在知道是错了，“胡”应作“祜”，是叔谋之名，见唐人李济翁做的《资暇集》卷下，题云《非麻胡》。

原文如次：“俗怖婴儿曰：麻胡来！

不知其源者，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，非也。

隋将军麻祜，性酷虐，炀帝令开汴河，威棱既盛，至稚童望风而畏，互相恐吓曰：麻祜来！

稚童语不正，转祜为胡。

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玘，蕃中皆畏惮，其国婴儿啼者，以砒怖之则止。

又，武宗朝，闾阎孩孺相胁云：薛尹来！

成类此也。

况《魏志》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？

”原来我的识见，就正和唐朝的“不知其源者”相同，贻讥于千载之前，真是咎有应得，只好苦笑。

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，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？

倘在，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《开河记》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。

因为想寻几张插画，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，有几种是为我所未见过的。

如光绪己卯(1879)肃州胡文炳作的《二百卅孝图》——原书有注云：“卅读如习。

”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，而必须如此麻烦——即其一。

我所反对的“郭巨埋儿”，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，已经删去了。

序有云：“……坊间所刻《二十四孝》，善矣。

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，揆之天理人情，殊不可以训。

……炳窃不自量，妄为编辑。

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，概从割爱；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，而人人可为者，类为六门。

……”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，委实令我佩服了。

但这种意见，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，而且由来已久的，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，笔之于书。

如同治十一年(1872)刻的《百孝图》，前有纪常郑绩序，就说：“……况迩来世风日下，沿习浇漓

，不知孝出天性自然，反以孝作另成一事。

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，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。

殊未审孝只在乎心，不在乎迹。

尽孝无定形，行孝无定事。

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，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。

因此时此地不同，而其人其事各异，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。

子夏日：事父母能竭其力。

故孔门问孝，所答何尝有同然乎？

……”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“忍心害理”，灼然可知。

至于这一位“纪常郑绩”先生的意思，我却还是不大懂，或者像是说：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，但也不必说他错。

这部《百孝图》的起源有点特别，是因为见了“粤东颜子”的《百美新咏》而作的。

人重色而已重孝，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。

虽然是“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”，与不佞有同乡之谊，——但我还只得老实说：不大高明。

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，他注云：“隋史”。

这样名目的书，现今是没有的；倘是《隋书》，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。

而中华民国九年(1920)，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，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：《男女百孝图全传》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：家庭教育的好模范。

又加了一篇“吴下大错王鼎谨识”的序，开首先发同治年间“纪常郑绩”先生一流的感慨：“慨自欧化东渐，海内承学之士，噤噤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，致道德日就沦胥，人心日益浇漓，寡廉鲜耻，无所不为，侥幸行险，人思幸进，求所谓砥砺廉隅，束身自爱者，世不多睹焉。

……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，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。

长此滔滔，伊何底止？

……”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像“全无心肝”，或者有之，若拉他来配“忍心害理”，却未免有些冤枉。

这是有几个人以评“郭巨埋儿”和“李娥投炉”的事的。

至于人心，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。

自从《男女之秘密》《男女交合新论》出现后，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“男女”二字冠首。

现在是连“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”的《百孝图》上也加上了。

这大概为因不满于《百美新咏》而教孝的“会稽俞葆真兰浦”先生所不及料的罢。

从说“百行之先”的孝而忽然拉到“男女”上去，仿佛也近乎不庄重，——浇漓。

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，——自然竭力来减省。

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“百行之先”，我敢说，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。

太平无事，闲人很多，偶有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”的，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，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。

曹娥的投江觅父，淹死后抱父尸出，是载在正史，很有许多人知道的。

但这一个“抱”字却发生过问题。

我幼小时候，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：“……死了的曹娥，和她父亲的尸体，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。

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，说：哈哈！

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！

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；停了一刻又浮起来，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。

”好！

在礼义之邦里，连一个年幼——呜呼，“娥年十四”而已——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，也有这么艰难！

我检查《百孝图》和《二百卅孝图》，画师都很聪明，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，只在江干啼哭。

但吴友如画的《女二十四孝图》(1892)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，而且也正画作“背对背”，如第一图的上方。

我想，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。

还有《后二十四孝图说》，也是吴友如画，也有曹娥，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，如第一图下。

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，古今颇有許多遇盜，遇虎，遇火，遇风的孝子，那应付的方法，十之九是“哭”和“拜”。

中国的哭和拜，什么时候才完呢？

至于画法，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仙本，这本子早已印入《点石斋丛画》里，变成国货，很容易入手的了。

吴友如画的最细巧，也最能引动人。

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；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，耳濡目染，最擅长的倒在作“恶鸨虐妓”，“流氓拆梢”一类的时事画，那真是勃勃有生气，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。

但影响殊不佳，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，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，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，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。

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，因为总是惨苦的多。

譬如“郭巨埋儿”，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，自愿躺到坑里去。

还有“尝粪心忧”，也不容易引人入胜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还有老莱子的“戏彩娱亲”，题诗上虽说“喜色满庭帏”，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。

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，合成第二图。

上方的是《百孝图》中的一部分，“陈村何云梯”画的，画的是“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”这一段。

也带出“双亲开口笑”来。

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“直北李锡彤”画的《二十四孝图诗合刊》上描下来的，画的是“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”这一段；手里捏着“摇咕咚”，就是“婴儿戏”这三个字的点题。

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，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，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。

然而仍然无趣。

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，那是不能怪作者的，也不能埋怨我，只能去骂刻工。

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(1873)慎独山房刻本，无画人姓名，但是双料画法，一面“诈跌卧地”，一面“为婴儿戏”，将两件事合起来，而将“斑斓之衣”忘却了。

吴友如画的一本，也合两事为一，也忘了斑斓之衣，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，且绾着双丫髻，——不过还是无趣味。

人说，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，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。

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，若是成人，便未免有些不顺眼。

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，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，也容易变为肉麻。

老莱子的作态的图，正无怪谁也画不好。

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，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“摇咕咚”。

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、孔子弟子、烈士、列女、孝子之类的图。

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；石室却偶然还有，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。

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。

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，也没有《金石萃编》，不能查考了；否则，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，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。

关于老莱子的，《百孝图》上还有这样的一段：“……菜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：尝弄雏于双亲之侧，欲亲之喜。

”(原注：《高士传》)。

) 谁做的《高士传》呢？

嵇康的，还是皇甫谧的？

也还是手头没有书，无从查考。

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，这才发狠买来的《太平御览》上查了一通，到底查不着，倘不是我粗心，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。

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。

我所觉得特别的。

是文中的那“雏”字。

我想，这“雏”未必一定是小禽鸟。

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，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，日本也叫Hina，写作“雏”。

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；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，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。

所以英语的Doll，即我们现在称为“洋囡囡”或“泥人儿”，而文字上只好写作“傀儡”的，说不定古人就称“雏”，后来中绝，便只残存于日本了。

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，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。

这弄雏的事，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。

我所搜集的另一批，是内有“无常”的画像的书籍。

一日《玉历钞传警世》(或无下二字)，一日《玉历至宝钞》(或作编)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。

关于搜集的事，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，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，又鉴光斋本；天津思过斋本，又石印局本；南京李光明庄本。

其次是章矛尘兄，给我杭州码瑙经房本，绍兴许广记本，最近石印本。

又其次是我自己，得到广州宝经阁本，又翰元楼本。

这些《玉历》，有繁简两种，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。

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，却恐慌起来了。

因为书上的“活无常”是花袍、纱帽、背后插刀；而拿算盘，戴高帽子的却是“死有分”！

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，脚下有草鞋和布（

）鞋之殊，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，而最关紧要的题字，则全体一致，曰：“死有分”。

呜呼，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。

然而我还不能心服。

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，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。

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，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。

只得选取标本各一——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——之外，还自己动手，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“活无常”来塞责，如第三图上方。

好在我并非画家，虽然太不高明，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。

先前想不到后来，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，不料曾几何时，即须自己出丑了，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。

但是，如果无效，那也只好直抄徐（印世昌）大总统的哲学：听其自然。

还有不能心服的事，是我觉得虽是宣传《玉历》的诸公，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。

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，那图像就分成两派。

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，叫作“勾魂使者”，此外什么都没有；一派是一个马面，两个无常——阳无常和阴无常——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。

倘说，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，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。

如第四图版上的A，阳无常何尝不是花袍纱帽？

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像的，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。

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，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？

难道夏天时疫多，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？

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，合并声明；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，也相差无几。

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，图画和A相同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：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，他却道是阳无常。

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。

那么，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，不问他胡子之有无，北京人、天津人、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死有分，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，各随自己的便罢。

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，不关什么紧要的。

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，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，上面并无题字，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。

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，也闲看他们刻图画，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，不大肯作曲线的，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，在这里也难以判然。

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，却还能分明看出，为别的本子上所无。

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。

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（

）走，我想，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，预备长大之后，可以“无改于父之道”的。

除勾摄人魂外，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，也什九站着一个小高帽脚色。

如D图，1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，模样颇漂亮；2是南京本，舌头拖出来了，不知何故；3是广州的宝经阁本，扇子破了；4是北京龙光斋本，无扇，下巴之下一条黑，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；5是天津石印局本，也颇漂亮，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：这是很特别的。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又，老虎噬人的图上，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，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。

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，还是所谓“伥鬼”？

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。

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“死无对证”的学问，是很新颖，也极占便宜的。

假使征集材料，开始讨论，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，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，并且因此升为“学者”。

但是，“活无常学者”，名称不大冠冕，我不想干下去了，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：《玉历》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：“活无常”和“死有分”，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。

人将死时，本只须死有分来到。

因为他一到，这时候，也就可见“活无常”。

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“走阴”或“阴差”的，是生人暂时入冥，帮办公事的脚色。

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，大家也就称之为“无常”；又以其本是生魂也，则别之曰“阳”，但从此便和“活无常”隐然相混了。

如第四图版之A，题为“阳无常”的，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，足见明明是阴差，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，所以站在阶下。

既有了生魂入冥的“阳无常”，便以“阴无常”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。

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，同时也等于娱乐，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，而普通状态太无趣，——无所谓扮演，——不如奇特些好，于是就将“那一个无常”的衣装给他穿上了；——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。

然而从此也更传说下去。

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，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，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，大背经典，荒谬得很的。

不知海内博雅君子，以为如何？

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，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，不料目的不达，便变成一面比较，剪贴，一面乱发议论了。

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，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。

天热如此，汗流浹背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：爰为结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

<<朱自清散文集>>

编辑推荐

《朱自清散文》收录了朱自清的散文作品，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，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，笔致简约、亲切，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。

他的作品风格细腻缜密，清隽沉郁，以语言洗练、文笔秀丽著称，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。

朱自清的散文从取材上可分为两类：一类反映社会人生，现实性较强，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；另一类写身边的琐事、个人见闻，艺术性价值较高，是其散文的代表，也被公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